

社会观察

# 端午节本不该是旅游节

文/苑广阔

本周六就是端午节了，而周日又是父亲节，“双节”碰撞本应让泉州旅游市场升温，可是今年却不温不火。距离端午还有三天，大部分旅游线路都还有空位。业内人士称，这可能是因为端午假期与暑期时间接近的缘故。

(6月17日《海峡都市报》)

端午旅游市场的平淡，可能会让旅行社等旅游从业者感到失望，但是从继承传统节日内涵、弘扬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，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端午节作为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节日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，它更多的和祛病防灾、祈福、祭奠等等有关，却从来没有和“旅游”“观光”扯上关系。比如从端午节的习俗来看，虽然全国各地的习俗有着很大的不同，但喝雄黄酒，挂菖蒲、蒿草、艾叶，吃粽子，赛龙舟等

等民俗活动，却基本上大同小异。

而从这些民俗活动的内容来看，和旅游也没有什么关系，即便现在很多地方把赛龙舟作为招揽外地游客、发展当地旅游的一种手段，那实际上也是对端午习俗的一种异化和曲解。因为端午赛龙舟的习俗和春秋时期的伟大诗人屈原有关，是为了驱散江河里的鱼虾，不让它们伤害投江而死的屈原而衍生发展出来的，其背后蕴藏的是对端午习俗的一种尊重和祭奠的情感，透露出的是一种淡淡的忧伤，和热闹喧嚣的旅游实在是八竿子打不着。

尽管有些端午习俗以现代的眼光来看，未必符合科学，但其背后蕴藏的精神内涵和文化价值，仍旧值得我们继承、汲取和发扬光大。更何况，一个民族共同的节日会增强这个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，当全国亿万人在同一天进

行着同样的活动，体验着同样的民俗，就说明他们认同一样的传统文化和人文内涵，那么无形之中就会增加这个民族内在的认同感和凝聚力。这无疑是我们过去、现在以及今后都迫切需要的东西。

反过来说，如果端午节成了“旅游节”，旅游从业者自然会很高兴，但是舟车劳顿、游山玩水、热闹喧嚣中，何来传统，何来文化，又何来人文精神与内涵？更何况，如果要旅游，我们也完全可以选择在其他时候，而不是仅仅比一个周末多一天的端午假期。政府把传统的端午节定为国家法定假日，当然不是让大家把其变成“旅游节”，我们在端午节应该做的，是领着孩子去江岸河畔采采粽叶，拔拔菖蒲和艾蒿，然后在这个过程中讲讲关于端午的风俗，关于屈原的传说。

她时代观点

# “抢购洋奶粉”倒逼“国标”升级

文/张西流

6月15日，在山东聊城召开的全国现代畜牧业建设工作会议上，农业部副部长韩长赋坦言，2008年的婴幼儿奶粉事件是我们永远的心痛，“现在消费者纷纷直购、代购、网购进口奶粉，这是中国奶业人的耻辱。我们买进口的奶粉，人家还限购”。

(6月17日《每日经济新闻》)

一边是“物美价廉”的国产奶粉遭受冷遇，间或中便有某种国产奶粉被曝出质量问题；一边却是消费者热衷于购买高价进口奶粉，有的甚至不惜冒着被罚款50万元、监禁两年的危险，也要赴香港抢购洋奶粉。可见，中国乳业已经陷入信任危机，不能自拔。对此，农业部长称“消费者抢购洋奶粉是中国奶业的耻辱”，可以说是一句大实话，值得监管部门反思。

而在此前，中乳协称“国产婴儿奶粉质量好于进口产品”，显然是一种盲目乐观，或者是在低国标下的一种“自慰”。退一步讲，即便是“国产奶粉比进口好”已成事实，也是偏低的中国乳业新国标“成就”的，不值得炫耀。众所周知，蛋白质含量关乎营养，细菌总数则事关质量，在丹麦，在新西兰，在几乎所有的乳业大国，生乳蛋白质含量标准都至少在3.0以

上；而细菌总数，美国、欧盟是10万，丹麦是3万，比目前中国乳业新国标严格数十倍。因此，靠低标准、软监管建立起的表面繁荣，基础薄弱的中国乳业，很可能会再埋隐患。

事实上，《食品安全法》自2010年开始施行之后，“国家标准”成为该法有效实施的掣肘。然而，有关部门在执法检查中发现，不仅是乳业，我国食品安全“国家标准”普遍数量少、时间早、指标低，而且有些指标缺少风险评估依据，标准之间交叉、重复甚至矛盾。特别是新国标过于“迁就”企业利益，指标一降再降，导致问题食品成为“合格食品”甚至“优质产品”。

可见，消费者抢购洋奶粉，倒逼“国标”升级。不可否认，由于不断强化监管措施，中国乳业在艰难中找到自信，国产乳制品质量也有了很大的改善，但远非到了“国产奶粉比进口好”的高度。特别是，问题奶粉经常在市场上出现，中国乳业根本没有盲目乐观的“本钱”。因此，中国乳业与其关起门来“自慰”，不如进一步严格监管措施，不给问题奶粉以可趁之机。特别是，对乳业新国标进行修改，严格蛋白质和细菌总数标准，进一步完善对乳业制度化的保障，使其真正步入质量安全的良性发展轨道。

一针见血

# 比尿裤子更丑的是拒绝方便

文/李冰洁

一位老人来银行办业务，因为内急，请求用一下银行厕所却遭拒，导致老人拉在了裤子里。6月17日下午，魏婆婆致电本报，讲述了她的尴尬遭遇。羞愤难当的魏婆婆找到她之前求情的工作人员说理。银行经理出面向魏婆婆道歉，并解释说，银行厕所不对外开放是行规，主要是从安全的角度考虑。

(6月17日《武汉晚报》)

看起来，银行的解释非常有道理，万一抢劫犯偷偷藏身厕所，伺机作案，银行资金安全将受到重大威胁。但笔者认为，银行的观点不值一驳。显然，银行除了建内部门员工用厕所外，还可以在银行服务大厅外附近建储户公用厕所，方便储户解决“内急”问题。这理当是银行服务的基本条件之一。

所以，银行的“老规矩”

得改一改了。要么员工厕所对储户开放，至于涉及到安全问题，银行保安多操心，并建立下班前的检查制度，防止厕所里藏计划抢劫银行的大盗；要么银行在安全地带以外建设公用厕所，为储户提供方便，乃至可以对外开放，解决公共厕所不足的问题，也算是为城市公共服务作了一点小小的贡献。

当然，银行首先要改变观念，不要老是把自已当成“钱老大”和特权部门，自认为只受行业监管，只对上级负责，包括当地行政部门都无权干涉，以为了不得，尾巴翘上天了，对百姓摆出一副“老子天下第一”的模样，服务态度傲慢。只为员工提供上厕所的服务，不为办业务的储户提供上厕所的方便，这种对人对自己奉行“双重标准”的做法，不符合现代服务理念。

也许，银行觉得建公用厕所会增加成本，这是

必然的。但笔者认为，这是银行应该支付的基本成本，因为储户等待办业务的过程中难免有上厕所的需要，银行如果不建公用厕所，实质上把这种基本的服务需求推给了社会，让社会为银行的成本埋单，增加了社会负担。当然，社会不会专门为银行服务，最终储户无处上厕所，只能尿急得尿裤子。但银行推卸了责任，服务也“偷工减料”，是毫无疑问的。

银行既是公共服务部门，又兼具企业性质，应当树立回报社会、承担社会责任的理念。但是，银行却只考虑自身的利益，不考虑储户的基本尊严，把储户的“内急”基本需求责任撇在一边不管，导致储户上不了厕所、找不到厕所而尿裤子，这是多么羞愧而无奈的事。看着这种局面，丢丑的难道只有储户吗？实际上，傲慢的银行比储户更丑。

教育评弹

# 北大硕士干装修，给谁上了一课

文/祝建波

熟练地刮墙、批腻子、打磨，除了架着一副厚眼镜，穿着工服的孙俊峰看上去和普通装修工人别无二致。但是，没有多少人知道，他其实是北京大学社会学专业毕业的一名硕士。毕业后，孙俊峰选择了去做装修工人。如同当年北大屠夫一样，这件事在他身边的圈子里引起了轩然大波。

(6月16日光明网)

在我们很多中国人的眼里，万般皆下品、唯有读书高。孙俊峰的这一选择之所以还不能被人们理解，根源在于某些人的骨子下面，还是瞧不起生活在基层的劳动者，这是对社会职业的偏见。

其实，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，大学生成为城镇新增劳动力的主要“成分”，已是不争的事实。加上就业形势严峻，对于一个没有任何“工作经验”的大学生而言，暂时“找不到理想的工作”也是常态。人力资源市场上“本科硕士满街跑”与“技工技师无处找”的就业难和招人难同时并存，就可以说明社会也并非是一岗难求。高学历者充实到基础性行业里，或许能改变整个行业的气氛与面貌。

在这个价值判断日益多元的时代，每个工作都有自己的尊严，都是服务社会、造福人类的岗位。对于孙俊峰

来说，从事装修行当也是个相当不错的选择。首先，这改善了他个人与家庭的生活条件。一个农家子弟，能两年内在上海买上房，这难道不算是成功、不值得点赞？其次，他获得了身心自由，随时可以来一场想走就走的旅行，这何尝不是很多人终其一生的梦想？

在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的大背景之下，孙俊峰不该是“讨伐”的对象，而应是一个创业的楷模。北大老校长许智宏曾经表示：北大毕业生卖猪肉并没有什么不好。从事细微工作，并不影响这个人有崇高的理想。这句话既是送给陆步轩的，也是送给孙俊峰以及千千万万怀揣梦想、脚踏实地年轻人的。一个大学毕业生，不管是选择尽快就业，还是自主创业，都是社会实践的必由之路。

因此，笔者认为，北大硕士干装修，没什么大不了。对社会而言，应学会包容支持多元的职业选择。而对个人来说，一时工作的好坏，一时工资的高低，都决定不了一个人最终的成就。成功的道路其实有很多条，任何一条都可能通向成功，但并非每一条都适合任何一个人，毕竟，“世上没有两片完全一样的叶子”，关键是你要从挑选出一条最适合你的道路。

本报所付作者的稿酬，已包括纸质及数字形态出版的《今日女报》的稿酬。因各种原因，本报未能联系到的作者的稿酬查询及其他有关稿酬的未明事宜，请与本报联系(0731-82333623)。